

2410
泰山皮货资料

8

1997

盘山文史资料

第 八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盘山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七年六月

《盘山文史资料》第八辑

目 录

经济

- 永顺泉的发家史 张培心(1)

文化

- 日伪时期的文化统治 鞠 晶(10)

- 书的劫难 鞠 晶(16)

教育

- 张作霖接待美国教育家孟录博士的
谈话 赵金凯(20)

军事

- 辽南抗日义勇军首领张海天、项青山
事略 孙洪元(27)

- 郭松龄反奉非偶然 张培心(73)

人物

- 对解放前盘山县历任县长的印象
..... 孙洪元(80)

- 国际情报工作者——周凤举 赵金凯(118)

其它

话说双台子河 李兴和(125)

日俄对我国侵略的铁证——记又一艘沙俄战舰出土
..... 李恩轩供稿 张新鸽整理(140)

盘锦古台并非烽火台 赵喜声(145)

盘锦地区两个系统地名本音本字及其
由来 孙洪元(152)

永顺泉的发家史

张培心

1670年(清·康熙九年),山西太谷县的村民段顺天一家(妻、一儿、一女),挑着全部家当来到关东广宁县辖的双台子小村落脚。

段顺天来双台子村,一无亲属二无朋友,实属信马由缰地撂挑在这里。他想,在这小村生存下去,做生意无本钱,当官差一字不识,唯一出路就得靠出卖力气来维持一家的生活。

双台子村南临碱河(今双台子河)有码头,常年有往来的船只。当时段顺天30多岁,血气方刚,有一身力气,便加入扛袋子的“脚行”行列。段因力大超人,又殷勤老实,很讨雇主喜欢。那年头,吃“脚行”这碗饭也不容易。航运上有帮派,段既不是红帮;也不是青帮,没有帮派的人,想在码头上站住脚跟十分困难。因此,段经常遭受到帮派的欺侮。段一看“脚行”这碗饭吃不下去了,就挑货担走乡串村当了“货郎”。几年的“货

郎”生涯，虽未挣到大钱，但一家四口的温饱总算解决了。

有一年，直隶（今河北）一村民石永山，只身逃荒到双台子，靠上市卖工度日。段顺天每早挑货担下村，必经工夫市。日子一长段发现石永山不是本地人，即好奇前去搭讪石永山，也许因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缘故，一见如旧，谈得十分投机，进而结为金兰之友。

1676年（清·康熙十五年），石、段二人合伙，在碱河码头沿上摆一杂货摊床。几年的苦心经营，年年获利，手头有了一些积蓄。石永山娶了当地吴姓女子为妻。从此，石、段的家室交往频繁，感情甚笃。

1678年（清·康熙十七年），有一次天津驶大船来双台子卖鱼货。石、段大胆地向船主试探着问：

“咱们小本生意，不敢做大买卖，你敢赊给咱们鱼货吗？”

船主见到石、段二人忠厚老实，就慷慨地将一船鱼货赊给石、段。鱼货到手后，恰好碰上好行情，鱼货很快脱手，除还清鱼款外，还获了数目可观的利润，使原来的小生意为之一振。于是，石、段买下了河边的一座

平房开上了有门脸的店铺。店铺以经营下杂货为主。如，锹、稿、锄、犁，簸箕、笤帚、绳麻、水桶等。石、段的治店主导想法，立足于面向农村，多为农民提供方便。石、段出身在农民家庭，对农民的困苦深有体会，所以，对农民购物实行薄利多销和有钱无钱都能买货的办法。这种销售办法实行后，赢得了广大农民顾客的欢迎，买卖做得十分红火。据人们说，账目里还有《三侠剑》中的剑客胜英赊欠的一笔账（是否真实，无从考查）。

石、段看到生意兴隆，大有奔头，感到店铺没个字号，与顾客往来很不方便，于是两人经过核计，取了石名字里的“永”字，段名字里的“顺”字，以“泉”字收尾，意在财源象泉水一样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请人书写与雕刻了“永顺泉”的匾额悬挂于门楣了。

不久，石、段又在盘山河南常家屯一带置良田 400 亩。段顺天善于经商，石便让段执掌店铺里的一切；石喜务农，除对店铺照料一些杂务外，更多的时间去常家屯管理耕种事宜。

1702 年（清·康熙二十一年），石、段相继于双台子

去世。石的后裔，在乡间务农，段的后裔，居住山西太谷，没再来人到永顺泉执掌店铺。永顺泉的全部事务均由段家委托管家高某代管其事。据说段的后裔在与高某交待委托一事时，一再叮嘱要遵照先人的“忠厚为本，遵守信用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的经营之道。

从1670年段顺天当“货郎”算起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，永顺泉在长达200多年的经营中，更迭几十个管家，但他们都在坚守着先人的“忠厚为本”的经营之道。由于双台子村小，人烟稀少，加之关内船只多去营口来双台子的锐减，致使永顺泉的营业范围未得到较大的扩充。

1913年(民国二年)，双台子设治立县，又通了火车，县城逐渐繁荣起来。这时永顺泉由张某执事。他添置了“烧锅”作坊，烧酿散装白酒，创盘山境内烧白酒首户。永顺泉酿造的白酒芬芳炙口，度纯质清，一时名噪全县，大车小辆前来购酒者，络绎不绝。

1915年(民国四年)，永顺泉执事张某，又在营业项目上，增添经营粮食行业。购进的粮食需有储放场地，张某在店铺西侧购置空地十亩，备作囤粮之用。由于

营业范围的扩展,店铺的两间门脸远不适应发展的需要,张某将门脸扩展为九间,在院子内又建房十间。1920年(民国九年),张某开设榨油作坊。那时盘山还没有电力,作坊工人都以笨重体力劳动进行作业。

1925—1928年(民国十四——十七年),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,盘山县城内先后有天庆隆(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投资)、同兴隆(奉军江苏省长齐跃珊投资)、双盛茂(湖南士绅张金榜、胡玉堂投资)开张营业。这三大商号除双盛茂外,余下的两家都是封建官僚资本店铺。天庆隆、同兴隆依仗官气财大,摆出“唯我独尊”,盛气凌人的架势。永顺泉靠忠厚为本,坚守信誉撮住了门户,形成盘山四足鼎力的商业局面,被社会人称之为“盘山四大家”。

1931年(民国二十年)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永顺泉执事改换为刘辑五,同时将执事改称经理。刘接管永顺泉业务后,添设了糕点业。糕点作坊由张允邦掌坊,该人手艺精湛,头脑清新,肯于吸取外地经验,因而作出的糕点,花样多,形式美,可谓色、味、形、香俱全。那时的糕点分为“上杂拌”、“下杂拌”两大类。“上杂拌”即

高档糕点，包装这种糕点的都是用木制的长条匣子(斤两随意)；“下杂拌”低档糕点，用淡黄色草纸包裹，包顶敷一印有店铺字号的红贴，再用纸绳十字捆扎，携带十分方便。特别是永顺泉的小窟窿眼烧饼更为出名。该饼圆形，中间有一圆孔，饼面粘满芝麻，用吊炉烤制而成，吃起来又甜又香又脆，脍炙人口，津津乐道。每逢四月十八日盘山南大庙会，有哮喘病的人，都要买一串窟窿眼烧饼，到庙里挂“喉吧”，祈求佛爷治好哮喘病。

刘辑五从经营管理永顺泉以来，因经营有方，三个作坊(烧酒、榨油、糕点)兴旺发达，进而又不断扩充门面、院内和客房，到1940年底永顺泉已有了房产150间。刘辑五得以施展才能，与得力的助手周秀岩(会计)、贾××(柜台掌柜)、杨××(外交)、李连泉(院心掌柜，山西太谷人)兢兢业业，出谋划策有着很大关系。

1941年(伪康德八年)，伪满洲国实行粮、油、酒配给政策。城镇居民一律用“配给通账”到指定商铺购买所需用品。永顺泉是被指定配给粮、油、酒商铺之一。

永顺泉在配给居民的物资上，五年来(1941—1945年到伪满垮台)，从未克扣买主斤两，改变物资品种勒

索欺骗居民群众；也从未付售过变质发霉的粮油，因而得到群众的赞誉。

伪满除对城镇居民实行配给政策外，还在农村实行“粮谷出荷”政策。所谓“出荷”就是农民把一年打的粮食全部送到官办的“粮食会社”付低价收买。当时的“粮食会社”因对收粮业务生疏，又加无有存粮场地，所以，把收购粮食的这套业务，委托“盘山四大家”代行其事。

每当粮食收获季节，农民拉粮大车，不绝如缕地把粮送到“四大家”院内（不及时交粮的要受惩罚）。永顺泉在收农民送的粮上，从未用秤杆子压农民或狠压等级，而是斤两不贪，付钱分文不差，社会上称永顺泉“忠厚人家”。

永顺泉在经营商业上与其他商铺有着明显不同是，立足面对农村，对顾主采取有钱无钱都可买货。对赊欠者，采取一年三大节（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）的结账方式。当年不能结账者还可推延到明年。每逢节日来临，永顺泉专有下乡讨债人员下乡。他们骑着膘肥马壮的棕色或白色马，马鞍搭袋里装着茶叶、冰糖、烧

酒稳骑稳走到乡村欠户人家讨账。当日能返回的即返县城，不能返者，即住欠户家或宿旅店。讨账人员对欠户从不激言厉色，都是好言好语，能结即结，不结者来年再说。这种讨账办法，不但没有流失债款，反而提高了永顺泉的声望。

有关段家对永顺泉店铺的管理，大体有这样三种情况：

1、段顺天在世时，永顺泉的一切事务，均由段一人来决策实行。段去世后，段家后裔再未来盘山，而是委托执事人代行东家的职权。这种代行东家职务的作法，一直延续二百多年。其中东家与执事人利润如何分成，人事磋商如何安排？这些无从查考，说不清楚。

2、辛亥革命后(1911年)，段家后裔曾几次由太谷来盘山，过问经营情况，磋商人事更迭与安排。此后，段家在长达30多年中没人来过盘山。详情不得而知。

3、1944年(伪满康德十一年)，段家派段绪五(名字不一定准确)、段敏斋(两人叔侄关系)来盘山久住，接替刘辑五。两段来后，由段绪五掌管永顺泉的全面事务，可段绪五只是在大面上照料一眼，实质掌握永顺泉

大权的仍是刘辑五。段敏斋(当时三十几岁)从未介入永顺泉,他多是去道德会参加活动或去干些施舍的慈善事儿。

永顺泉,从1670年段顺天摆摊算起到1948年春盘山解放,历经沧桑,惨淡经营了270多年。他们本着:“忠厚为本,童叟无欺”的宗旨进行公平交易,赢得了社会的好评。

盘山解放后,段绪五回了山西大谷老家。段敏斋将永顺泉的全部家底交给了民主政府。盘山县人民民主政府曾一时期设驻在永顺泉院内。永顺泉被划为忠厚地主成份,段敏斋被划为开明士绅。

1956年,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县城内所有私营企业接受改造,实行公私合营或联营。段敏斋被工商界造为盘山县工商联主任委员。1977年8月,段敏斋因病逝世于盘山,享年64岁。

日伪时期的文化统治

鞠 晶

毛泽东同志在论《持久战》中曾经指示：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，分为“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，在精神上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。在太阳旗下，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，做牛马，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”，这一论断，概要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搞“剑与火”的武力征讨同时，也给我东北人民套上了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。

我在伪满统治东北 14 年中，读了小学和中学，身遭其苦，亲受其害，回想起来，记忆犹新。

伪满从建国那天起，就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。学生要学点文学知识就必须从学国语开始，可在课程设置上加以限制。因为日伪当局的教育宗旨是“为养成忠良国民，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，陶冶人格，涵养德行”。就是要中国人从小就俯首贴耳，充当日本殖

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“忠良”亡国奴才。日语这门课程，从小学一年级起，就每天要上两节课，年级越高越多，约占总课时的 1/3 左右，小学设有一门“国民科”的课，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 1/2 课时。

1942 年以后，小学又设一门“建国精神”课，取消了地理和历史课。所谓建国精神，讲的不过是“日满一德一心”，“日本亲邦”，“大东亚共荣圈”之类的内容。伪文教部在解释中说，“从低年级起，即选择与亲近日本之感情材料，渐次趋向至日本之国体精神。（摘自伪满《建国教育》1943 年第一期 19 页）。

中学，设有“国民道德”作为主课，后来改为“建国精神”。“国民道德”课的内容，有驯服中国人的《中坚国民》、《学生之本份》、《报恩感谢》（指日本侵略者），也有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所谓《我国之建国》（指伪满），《友邦之仗义援助》，还有美化傀儡政府的《皇帝即位》（指溥仪登台），《天让无穷之国体》，以及宣扬民族协和的《日满一德一心》等等。“建国精神”课，集中宣扬“惟神之道”，鼓吹“八纮一字”，强迫中国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“天照大神”，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所

谓“大东亚圣战”。

语文，那时叫作《满语》（即满洲语言），内容同样塞满了反动政治。如日本历代天皇，两代将相武士，反动军人传记故事，以及有关的宗教迷信的故事，占据了语文课的主要地位。如：《乃木大将》（明治时期侵华军人，武士道日本军官），《佐久间大佐事略》（日本海军军人在潜艇沉没时身死）《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》（明治维新时人物，日本作为辅佐君主的忠宦加以宣扬），特别是加入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糟粕，如我在中学读书时，有一课叫《杜子春》的课文，把神灵鬼怪描绘得活灵活现。从中小学满语（语文）中学不到一点文学汉语知识。古典文学选用几篇，也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。

不让中国青少年学本民族的文化，妄图殖民化更为厉害的一招是想把日语变为东北人的“国语”。从1936年开始，实行日语“检查制度”，经考试可取得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资格。不论教师或学生日语好的则倍受优待，日语不好的则遭受冷眼。我在田庄台小学读书时，有一名叫王成烈的老师专教日语，其它方面均平平，但在学校里很吃得开。学生考学校、就业，更

要看日语程度。我在中学时，有一姓薛的同学，各科成绩都属于一般，唯有日语突出，在毕业后，学校就留她在总务处当职员。我们还得称她为老师。《学校规程改正之要点与解说》中指示：学习日语不单纯是掌握一种语言文字问题，而是要“把握日本精神的真髓”。这就是说，要使中国人日本化，变成日本的臣民。

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，中国革命的、抗日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书籍、报刊，禁止在东北出版。也不准从关内向东北运入，一旦发现谁阅览这些禁书，就会被冠以“思想犯”、“政治犯”的罪名，投入矫正院（监狱）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偌大的“满洲帝国”，报刊杂志寥寥无几。在盘山城镇能看到的报纸，先有《大同报》、《盛京时报》、《辽西晨报》等，后从1943年（伪德10年）起，伪满所有报纸，一律改称为《康德新闻》。为辨别出版地区，在《康德新闻》报头下，标出“新京版”或“奉天版”等字样。杂志有《麒麟》、《新满洲》、《满洲映画》、《兴亚》、《新文化》等，其内容当然不外乎为侵略者涂脂抹粉，歌功颂德，颠倒历史，丑化反满抗日的英雄人物。我读中学时（1942—1945年），订了一份《麒麟》月刊，其中有一篇题